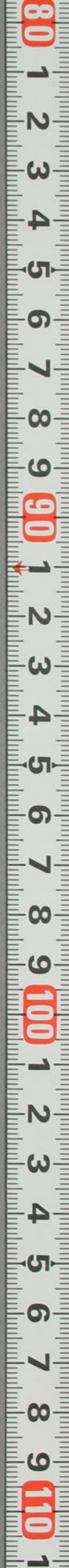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十五十六

□ 12
2960
8



春秋左傳卷十五

襄公盡十五年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

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姁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

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秋莒

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

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

三傳



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戊鄭虎牢侯各受

至自伐鄭無傳

十年春會于柎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

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

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

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弒高厚二十五年

光傳弒其君夏四月戊午會于柎經書春書始行晉荀

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

欲封之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

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

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焉見門開縣門發邾人紇挾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

者在門內者也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邾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挾舉縣門出在內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一隊孟獻子

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

可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

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

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

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

謝禱荀營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疾也以偏陽子

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故謂之夷偏陽姁姓也使

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

選偏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姁姓之祀善師歸孟

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秦

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母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營伐秦

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

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

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

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

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孫

注秦父
非作父

有文出征其雄將
師之家政文子以
疑吉之不利定姜乃
彼之雄蓋曲也征
解耳鄭侵衛出征
者也非也征故曰
冠之利也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曰兆如

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

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

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

耳諱而不書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九月子

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

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有災其執政之三士

乎鄭簡公幼少子駟于國子耳秉政故知莒人間

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賓

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今已酉師于牛首地鄭初子

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

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

禮也言女車猶遂弗使獻不使獻初子駟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

封疆而侵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

作亂八年子駟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攝石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

爾車非禮也以禮
人無怨尉止車過而
照損之可也獲弗使
是橫逆之施也

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

西宮之朝公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

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

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

微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

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

門者置守門屯羣司具象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

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矯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

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

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

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

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

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

欲欲為政也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

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

政辟之法不得預朝

門子卿之稿子將代

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

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

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

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陽陵鄭地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

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巳亥與楚師夾

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

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楚以退宵涉潁與

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代涉荀罃不可曰

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

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

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以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

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焉

說鄭字為是

說王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其訟焉爭曲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與之大夫

瑕禽瑕禽伯與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

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闈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簞門柴門闈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

狀如圭也言伯與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

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通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輿駢

旄者言得重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闈竇其能來

東東周東遷洛陽云

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臣寵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無簞

門闈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

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

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蘇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蘇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代王叔

下而謂卑賤言若以伯與為卑賤而不正此言何得謂正矣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

四月四上邲不從乃不邲傳無鄭公孫舍之帥師侵

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

公至自伐鄭傳無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晉遂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

以會至者觀丘而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朝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

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

易故乃盟諸僖閔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

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

此軍二萬二千五百人之軍謂之師也國民軍之也各征其軍三家各征其軍從者無私其家屬也賦稅之取凡一

詛穿レ福アリ把也福言アルニ言以テ約東

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使入季氏者無公征不

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已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

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

分其乘之人以三叔孫氏使盡為臣其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鄭

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也幾近也楚

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

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

也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

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

之宋入侵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

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此乃

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四月諸侯伐鄭已

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

所以序萬上也向戌不事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

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

于北林師于向

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

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為右

還焚陽宛陵縣西有瑣候亭

圍鄭觀兵于南門

觀示也

西濟于濟

濟水名

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

曰不慎必失諸侯

慎敬威儀謹辭令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無貳乎

數伐鄭皆罷於道路

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蕪年

蕪積年穀而不分災

毋壅利之利

毋保姦

藏罪人

毋留慝

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獎助也

或間茲命

司慎司盟名山名川

天神羣神羣祀

祀典者先王

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二國

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妣姓薛任姓實十三國

言也

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

國家

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於秦

秦右大夫詹

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

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

皆復來故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

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

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

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威

綏以綏安也安居不動也
攝攝之涉反與博同武震以畏懼之也

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諸侯之師觀兵

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

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告十

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

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

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

以師悝師觸師緇悝觸緇皆樂師名廣車軌車淳十五乘

軌車軌車心守之重

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

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鈔磬鈔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

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

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樂旨君子福

樂旨君子福 詩作樂 其指法 此作有 為是音 美也

便蕃毛詩作平
平韓詩作便
並與辨
通邦箋於此為
切便蕃
蓋辨治
為之屏
蔽也

左傳 卷十五

祿攸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

便蕃然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

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

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我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

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賜樂秦庶長鮑庶長武

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

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代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

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

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晉侯使士

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

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左傳 卷十五 十三

般血以鐘之金鑄為象
公之盤器也

入鄆乘勝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

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夢吳天子之號臨於周廟

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

廟始封君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

姬臨於周廟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

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冬楚子囊秦庶長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

陽縣東有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

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妾婦之子

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

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

周大夫結成也為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

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

人父母既沒歸生家安否問寧使卿故曰禮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

姑姊妹其人之女兒
女弟也

傳例曰書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

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

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二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 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 用大師焉曰滅敵 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 荀營距戰斬獲俘馘用力 難重雖邑亦曰滅

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 昔臣習於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何今將讓故

謂爾時之舉不以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匄賢事見九年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 韓起佐之如位

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新軍 新

軍無帥將佐皆遷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

君於知伯知荀偃也

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

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樂廬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

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

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周之興也其詩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刑法故言

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言不讓也世

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小人

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

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

加陵也君子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是

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爭自謂之昏德

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楚子疾告大夫曰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

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是以不德而亡師

于鄢鄢在成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寔

窆之事寔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

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諡以歸先君也亂而不

預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

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

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

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

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為三覆以待我復也

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冬城防書

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

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奭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

今石奭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

謂巡守而歲習其祥五年五卜皆祥習則行同吉乃巡不習

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為不弟一說謂不弔也

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以書非卿

其通楚使也比年伐魯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

范宣子親數諸朝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

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瓜州地在今燉煌

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苦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與女剖分而

食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漏洩則職女之由也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

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

彼苫蓋蓋音蓋衣服之字故音苦蒙荆棘土地居之

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謂我諸戎是

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豺狼所嗥嗥我諸戎除翦

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

與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二十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

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

也踣僵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

相繼于時

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執政猶殺志也

意常如殺無中

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

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

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

曹問也

賦青蠅而退

青蠅詩小雅取其橙悌君子無信讒言

宣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特達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

幣而益敬其使

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吳子諸樊

既除喪

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將立季札

樊少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

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

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諸樊適子故曰義嗣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

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

報櫟之役也

櫟役在十一年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

之師以進

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

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

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

人先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入而不固取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

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荀偃令曰雞鳴

而駕塞井夷竈不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樂廩

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廩惡偃

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采

未是有也言從前未
事嘗有不用謀
而進退從之也

中行伯荀偃也莊子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大示謂

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

待也樂廩下軍帥莊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

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人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遷延却退樂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

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樂鍼樂廩弟也二

為中戎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

樂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

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

奔秦樂厲汰後，逐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

伐秦不書情也臨事情慢不脩也仲向之會亦如

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情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

子矯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厲汰虐已

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厲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

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武子欒書厲之父也召公爽聽訟於甘棠之

南欒厲死盈之善未能及入武子所施沒矣而厲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

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

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日盱不召晏

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不釋皮冠而與之

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

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以喻文子居河上而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

為亂大師掌樂大夫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

誦之師曹既歌於孫蒯
不解故誦言之也

帑妻子之通稱妻子
厥私領引マトル

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
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蒯懼告文子文子曰
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并帑於戚帑子而入

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將若之何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

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心遂行從近關出難

作欲速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

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疑孫子四月己未子展

奔齊子展衛公如鄆鄆衛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

殺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阿澤濟北東阿縣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尹

公化學射於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

追公二子化與差公孫丁御公為公子魚曰射為

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庚公差射兩輶而

還輶車輓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

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

臂貫佗子鮮從公子鮮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

告無罪告宗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欺誣

輓即是衡矣馬曰衡
牛曰輓元非二物而此相
通而三曰耳

也定姜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

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

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

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

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

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也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

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

對大叔儀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

增淫發洩君臣淫臣增淫發洩シテ君ヲ逐フナス

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

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

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

營其外母弟鱣外ヲ營スル

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

復也以邾糧歸言其食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

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

獲已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乃

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以營為神則有少惡喻已身

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衛

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子展子

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其人曰

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為二十六年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

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懿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

其言皆踐踏拜臣如土苴者也

無帥故舍之表士魴子也十三年荀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新軍無帥遂舍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

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

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

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

陸德明云之祀誤

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則匡之也。患則救之。救，

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

察其政。補其愆過也。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

詩，以風刺。王誦箴諫。箴，諫之辭也。大夫規誨。規，正諫也。士

傳言。士，中不得徑達聞。庶人諺。庶人，不與政聞。商

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也。故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也。木鐸，木舌，金鈴，徇，

注行人一作行令振曉為是

陳時風俗之惡也

道人二說徇于路令獻規諫陳利病也若又求歌謠何用木鐸道徇即下文二句是也

於路求歌。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工執藝事，以諫。謂

諫之言。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適人徇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

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秋，楚子

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微，吳人自皐

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賜齊

侯命。將昏於齊故也。足，公劉夏位賤。曰：昔伯舅太

伯舅天子異姓諸侯指伯舅云即公云下伯舅

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以表

東海昨報也表顯也謂顯封王室之不壞繫伯舅

是賴聲發今余命女環環齊靈茲率舅氏之典纂

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

言王室不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

偃對曰不知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伐之未可

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

就撫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

國之道也仲虺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

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齊

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

借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為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將死

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

卿書字劉夏非卿故

書各天子無外所命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

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

城成郭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

無丁巳丁巳七月一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

癸亥晉侯周卒四同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十一年豹之

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

不敢聞傳言獻子友于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重勞一欲毀壞之則室有勞貴也

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

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楚公子午為令尹代

公子罷戎為右尹馮為大司馬子馮叔公

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

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屈蕩為連尹

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

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無覲覲以求幸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

王及公侯周備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

編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為急

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邦其外曰侯

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鄭尉氏司

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

與師後師慧樂師也後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

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鄭

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一說之字句非

便其相曰朝也想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

二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

改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

成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

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

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鄭公孫夏如

晉奔喪子矯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

易淫樂之矇矇師慧自謂也言得賂而歸之是於鄭也三重易如字淫樂之矇輕十為是

其里于字感其至誠乃以所獻之玉真諸人所有之里也

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也治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妻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左傳卷十五

春秋左傳卷十六

襄公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湫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湫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戊寅

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

諸侯大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

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

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秋齊侯

伐我北鄙，圍郕，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于彪羊舌肸

為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

韓襄樂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間。

官韓襄，無思子也。虞丘書為乘馬御。鄭代程改服脩官，烝于

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

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警守而下，會于

濕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

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

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

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

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

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

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唯

其師討許之不肖，遷。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諸侯許大夫師

之師鄭與許有宿怨穆叔從公從公歸齊子帥師會

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

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鄭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械林庚

寅伐許次于函氏械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廩帥師伐

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

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人汝楚師敗績晉

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

圍郟郟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微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微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臨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齊再伐魯晉人曰

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二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

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

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

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

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

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

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

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

啓啓然若鴻鴈之失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鴻

所大曰鴻小曰鴈

平鳩集窮愁離也也

經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

北部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部圍防有桃虛九

月大雪無傳書過宋華匡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

始作亂時來告冬邾人伐我南部

傳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司徒印陳

大夫甲宋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

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

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

圍郟郟辟秋齊侯伐我北部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防地也魯師畏臧紇陽關在泰山鉅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平縣東旅松近

齊師送之而復鄆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

齊師送之而復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

曰親謂即孫蒯之親也或作親目之親

送臧紇於旅松紇失臧齊師去之臧紇齊人獲臧堅堅臧

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死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

我挾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冬

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

華臣弱臯比之室臣閻之弟臯比閻之子弱侵易之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

向戌邑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

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宋公聞之

短策也

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

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聘惡

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瘞狗入於華臣氏國人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為

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九月十一月今子罕請

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

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

居邑中黑色而子罕聞之親執扑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

挾其傷臧堅義不受辱乃以扶其傷而死也

詛祝有詛與後者
祝殺後者詛初不向喜
惡不同此禍亂之本也

緣斬一說緣斬猶言斬
緣耳○廣於粗布三升并
八十縷三二百八十縷
以テオリタル布斬ハ
裁切テ裾ヲ又ワテ

唯卿為大夫御子テ
ス我家ハ大夫ヲレバシ
服ヲナスヲキラフ云

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

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

本也傳善子罕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緇不

也縗在肩前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

履麤三升布食鬻居倚廬寢苦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

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

晏子為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為大夫晏子惡直

失禮故孫辭略本家老

經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夏晉人執衛行

人石買石買即行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

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曹伯負芻卒于師無

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夏晉人

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

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為曹故也前年衛秋齊侯伐我

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

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

梗陽之巫臯，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

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雙玉，曰鼓。而

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敷。曾臣彪將率諸侯以

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會臣猶未臣。其官臣偃實先

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

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淠梁之言，同伐齊。淠梁，在十六年盟曰。

同討，齊侯禦諸平陰，平陰，在濟北。防門而守之，廣里

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

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

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

無作神羞無敢復事而
貽神之羞也

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以為陳

也示衆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形也建旆以先

與戍柴而從之以揚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歸旆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

之聲樂齊師其道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

行伯獻于行伯獻于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與別也齊師

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十一月

塞墜以大車相連塞
隧道而殿軍後也

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

而殿此衛所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

以爲辱殿師故于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道恨二子故塞其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

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

矢中顧曰為私營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如日乃弛

弓而自後縛之反縛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

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

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已卯荀偃士句以

將取其衷復欲射
安取其明也

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邾

樂厲死其子盈佐下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

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

殺犬示孟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楸木名

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

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

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

中以枚數闔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

也還盤辟不進也

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

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及沂維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

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

子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

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

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已未嘗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

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

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

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

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

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

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

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

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樊陽城皋縣東入沘

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在樊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

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

魚齒山之下有涇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

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

月又建亥故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

日多在西北

西北歲在斗

北位

斗

斗

斗

其君之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屬濟南郡。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取邾田自濼水。取邾田，以濼水為界也。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

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晉士匄帥

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

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

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

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

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

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濼水歸之于

我。邾田在濼水北，今更以濼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

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

侯奄皆受一命之服。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轅。賄荀偃束錦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

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

荀偃痺疽，生瘍。

痺疽，癰也。瘍，頭

創也一說釋言
身熱而汗其脾
始而發熱既而頭
腫遂生此病也

於頭癰疽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

士勾請見弗內請後曰鄭勞可士勾中軍佐故問後也鄭勞荀吳其

母鄭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宣子盥而撫

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樂懷子曰其為

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樂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

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宣子出曰

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晉樂鮐帥師從衛孫文

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樂鮐樂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

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

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

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

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季武子以所得

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

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銘其功

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入也借晉力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

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

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

亡之道也為城西郭武城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

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驪皆二

聲皆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者一子皆宋女仲子

生牙屬諸戎子屬託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齊侯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立嫡之常問諸侯難事難成也光

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列諸侯之會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問二說問犯為光
已列於諸侯事難成

黜諸侯謂光已有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

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使高厚傅牙以

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

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

無黜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夏五月壬

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位大子執

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

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晉士佗侵齊及穀聞喪而

還禮也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

易已莊公謂易沙殺
易已切也

從君於昏也謂高厚從
子公昏認之政廢之立
牙不於能認之

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驕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

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

則賜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

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

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

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

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

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士子孔亦相親

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公簡之元年士子孔

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子相親故相

助其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

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

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

弗克風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號之乃下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

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

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絕納師因其會食醢

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及晉

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關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

故為柯會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以自固

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

以盟服故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

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賈之子悼子不哀石惡孔成子曰

食高唐人聞齊師將傳城欲使高唐人尺力為城蓋勝食之齊師恐齊之固亦會夜絕夜三城納繩下于齊師納

是謂蹙其本蹙猶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泮此衛地又近戚田秋公至自會無仲孫速帥

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莊公蔡公子履出奔

楚燮母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叔老如齊冬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

以諸侯之事曾國連口連手從
於諸侯之役不能報
伐于邦也

之盟故也。昔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夏盟

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

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而及伐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蔡人殺之公子

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偏二慶陳卿恐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

同欲楚人以為討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

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

踐土盟在僖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

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公子燮求從先

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

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

罪也稱弟罪陳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

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

天也為二十二年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

今始復通故曰初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向戌聘在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

爾室家樂爾妻妾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凡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

其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時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

疾召悼子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

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

年備侯歸傳

猶有鬼神言魂魄有知而為鬼神不來食謂不受悼子之享復也

藏在我心名藏戴於諸侯之史策也

猶有鬼神言魂魄有知而為鬼神不來食謂不受悼子之享復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內

外之夏公至自晉無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

朔日有食之無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關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

之師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

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

皆有賜於其從

皆有賜於其從

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
 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謂吾
 國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
 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其次卑牧與馬給其賤役從阜至其小者衣
 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洒濯其心洒濯其心
 不使塵穢名於也
 度法也言其所為
 有軌則法度必信不
 遠人見之皆可明微
 驗也

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
 也徵驗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
 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
 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
 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名言茲在茲此名此事言戶
 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名言茲在茲此名此事言戶
 當令可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惟帝念功帝
 念功則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功成也言非但意念而已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
 當須信已誠至

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為大

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

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

之勢終有，殺之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訪

於申叔豫。叔豫，叔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微而貴

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

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繭絲。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

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

子南，公子追舒也。為，為也。樂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

闕地一居間下地ヲ
闕クテ申ヘ氷ヲシキ
ハレト牀ハ其上ハ牀ヲ
オクフスヘラ暑ヲシ
ノグ為ナリ
重繭衣裘三繭綿
衣重繭衣裘示其暑也

栢子，樂厲。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十四年，樂厲，疆

故與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卒，樂祁與

其老州賓通。樂祁，栢子妻。范宣子，女盈。幾亡室矣。

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以范氏為死栢主，而專政矣。栢主，樂厲。曰：吾父逐鞅

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

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而益富，死吾

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

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有死言以死作難也

證其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

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著晉邑在外易

逐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

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

向余古虎叔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

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

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

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

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大原

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吾

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

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

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書曰聖有暮勳明徵

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定保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

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

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壹

弟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餘殛而禹興言不以下父伊

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

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管蔡為戮周公右王弟罪

心言不怨妨太德及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

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

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朝不告謝之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言非常之地多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

敝族也敝衰壞也龍國多大寵六卿不仁人間之

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

周周西部掠之劫掠辭於行人王行人曰天子陪臣

盈諸侯之臣稱於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為王

所命故曰守

何愛此妾惜セスト去フ
使往視寢又寢所送リシ
行人入美盈都入テ
行人入就テ周臣ニ
訟スルマリ

言看好
感之行

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

日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天子以翼戴天子其子厲不能保住

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謂天

若弃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

歸死於尉氏尉氏討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

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

掠之是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

轅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

也即位三年會於商任禁錮欒盈使齊

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

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急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弑光知

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

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

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

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

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

輿政之載之行義

勇爵一說爵飲兩
器設此以觴
因名爭爵非爵
位也

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設爵位以命勇

最故自此於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

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

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其可以與

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

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言嘗射內ヲモ食ヒ皮ヲモ數物ニシタト云フ殖綽郭最ノ勇トスルニ足ラヌヲ云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夏四月秋

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

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

而多馬為近小人貪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滅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

遣武仲為公謝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

魯御邑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我將飲酒而已

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言御叔不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

穆叔能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

用教使朝

不可使也謂不與順
於有禮之國言晉
將竟也云云御叔
亦四旁使入其身
然使人之傲公孫

僑對少正鄭卿官也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

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八月而我先大夫

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

謙不敢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

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

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

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

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節辭也言欲往視

楚楚知司夫不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

差池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上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

器宗廟禮樂之屬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于執

事以會歲終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

石石孟梁之明年梁在十六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

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重者為耐與執燔

焉助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

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

嘗耐即嘗祭矣
嘗祭飲耐故稱焉
漢代因之漢書
月作酒八月成
耐

楚鄭之改

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也。大國若安定之，其

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若不恤其患，而以

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

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

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誅。秋，欒盈自楚

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命於晉，

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

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

入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

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

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而使黜

官，薄祭。黜，官無職，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

以羊，祭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故共事君，與二

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

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

維也。義取慎。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

法度，戒未然。錮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

也。」

黜官謂戚家臣僕御之數

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楚人患之王將討

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

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

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

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

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轅車裂以徇子南

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

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

二三子君臣禮カアレバ
二三子ノ言ニハナラヌトモ

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

敢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遠子馮為

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本也有寵於

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

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人中不欲與語又從之遂

歸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遂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

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起

今殺吾父一知生欲殺子
南而不告是子殺之

